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李凯

良医难得 不亚于良将



李凯（左一）在为藏族同胞义诊

古人有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句话之所以在医生群体里流传甚广，主要原因恐怕并非是出于自勉，更多是它能帮医生群体在各种周遭的境遇里找到自信，并坚持下来。毕竟，无论是达为良相兼济天下，还是悬壶济世泛迹天涯，都是在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为他人福泽把自己性命系于腰间，没有特殊的情怀和超凡的能力，一般人最好不要多想。

何为良医？医德高尚、舍己救人、舍生忘死的仁人志士？医术超群、能谋善断、妙手回春的杏林高手？学富五车、探索前沿、深入科研的学术人才？传道授业、诲人不倦、桃李天下的医学导师？不畏艰险、走村串户、体恤贫苦的医疗志愿者？淡泊名利、坚守情怀、执着追求的理想主义者？抑或，明辨是非、不推诿不妄作、知进退明得失的理性主义者？

在社会大众看来，恐怕只有以上种种兼而有之者才可称得上良医。那么，做良医之难，绝不会亚于做良相；而天下良医难得，绝不亚于良将了！

良医需先过内心关

王辰院士曾说：“做医生的人必须内心强大”，我私底下无比赞同。一个医生有没有成为良医的条件，首先要过内心这一关。仁者之心先于仁者之术，有了慈悲心、责任心、同理心，内心才

可能强大，才会不被浩如烟海的医学书籍、日新月异的学术更新吓倒，才不会被患者、家属或是领导几句责难搞得气急败坏。可是，我们又都明白，光有仁心，也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足够广度和深度的仁术。

然而，仁术所指范围之广，包括了可能给予患者最佳结局的各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和，是以狭义医学知识为核心内容的漫无边际的一个集合。而在我国，无论是五年制教育还是八年制教育，无论本科生教育还是研究生教育，以及后续的住院医师培训、专科医师培训，都还仅仅只能把狭义的医学知识的一部分让医生们掌握到合格的熟练程度，剩下的那些，只能自学、自悟。医学生里最终能成为良医的，自然不可多得，从社会的评价标准来看，更是凤毛麟角。

给医生更多空间

诚然，社会在呼吁良医，

近年来，《感动中国》也终于有了医生的身影。但当今社会，是本就缺少良医，还是社会大众缺少了发现良医的眼睛？缺少了尊重、理解、将心比心？是通过扩大招生、降低招生门槛良医就会变多，还是给予他们尊重、理解、安全、合理休息的阳光雨露，给他们可以安身立命、不卑不亢的土壤，才会越来越多地被培养出来？

我们无法指望天下人皆为好人，更无法让所有的医生都为良医。我们所能追求的，不过是让自己逐渐成长为良医，让更多真正优秀的医生不要积劳成疾、过早地燃烧掉自己，而要在未来向更多患者、更长久地去发挥自己的光和热。只有这样，全中国的良医才会不断涌现、前仆后继。

良医之路，无法揠苗助长、一蹴而就，不是千呼万唤始出来，而是要脚踏实地去耕好一亩田、爱护好自家的庄稼。



秦志祥（左一）现场教学

山西省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麻醉科 秦志祥

麻醉 不只是“打一针”

小时候，家里条件差，日子过得捉襟见肘；父亲常年在外地工作，直至退休才返乡，家里大小之事全靠母亲一人操持，她坚韧的品质影响并将伴随我终生。经过不懈努力，我成为兄弟姐妹中唯一一个大学生，从此开启了我的全新人生——我的从医之路。

都说人的一生是被工作定义，同时也是被工作捆绑的，如何从繁重的工作中获得自由和幸福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麻醉医生等同于导演

但是医务工作者的一生都不会是闲暇的，大部分的轨迹都是披星戴月出门，三更半夜返家。一旦开始手术，甚至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就这么一头扎进手术室，与一群奋战在临床一线的同事们共同面对生离死别。在手术中，麻醉医生相当于导演角色，直接决定演出能否顺利进行、演出质量如何。在演出成功过后，人们通常只记住了演出嘉宾，却不记得导演。正如一台手术成功后，人们往往更感谢主刀医生，却鲜少记得麻醉医生。而麻醉医生的水平越高，存在感却往往越低。

事实上，麻醉医生的工作绝对不仅仅是“打一针”的事

情那么简单。术前访视、围术期管理、术后随访，每一环节都马虎不得。尤其在手术中，还需要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安抚患者的紧张情绪，确保手术安全。有时候，一天会有连续3台以上的大手术，在遇到急危重症患者时，需要做有创和无创连续监测的指标七八种，只有全神贯注、一丝不苟才能准确把握患者的各项指标，保证手术的顺利进行。

劳累了一天，在看到患者没有痛苦地接受手术，看到他们术后清醒顺利地返回病房，看到家属欣慰的笑容时，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麻醉医生存在的价值，这就是我的幸福所在！

外科医生治病 麻醉医生保命

行业内常常流行这么一句话：“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我认为不无道理。在手术中，正因为有麻醉医生保证患者生命体征的平稳，外科医生才得以在手术台上从容不迫地进行各种操作，患者才得以平稳度过手术操作中最危险的阶段，才有了当今外科手术突飞猛进的发展。

手术和麻醉之安全，似乎是古往今来的理所当然。其实在100多年前，哪怕是阑尾炎这类简单的手术，都无异于拿性命相赌。早期的手术室，环境设备简陋，和当今无影灯下安静细致的操作环境不可相提并论。而近50年间，外科和麻醉的快速发展使得手术成为大多数人可以耐受的常规医疗

手段，各种脏器移植、心血管、神经外科大手术更是可以得到安全地开展。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时刻身怀敬畏之心！”这是我常常自勉的一句话，希望自己能时时谨记作为麻醉医生“打一针”背后的高风险和“压力山大”的工作状态。

如今，从医生涯已30余年的我，还依稀记得当初父亲母亲送我上学的那一幕，无论道路如何艰苦，我从未后悔选择这份职业，是工作让我体会到了有价值感的人生，是这份神圣的职业给我带来了永恒的幸福感和慰藉感。

（医师报记者
秦苗）

